

卷九十四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九十四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



大學衍義補卷第九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圖籍之儲

易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朱熹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固不可无者此類是也

徐幾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小大惟結繩以識之



亦足以為治。至後世風俗媮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

程龍曰：十三卦制器尚象，凡所以為民生利用安身養生送死之道，已無遺憾矣。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卒歸之，夫之書契何也？蓋器利用便則巧偽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之取象。其視網罟等象，雖非一時之利實，萬世之大利也。故結繩初易為網罟，終易為書契。聖人以定大業，斷大疑，悉於書契乎？觀百官治萬民，察誠非書契不可。

也。十三卦終以夬卦之取象，聖人之意深矣。

臣按此字書之祖，萬世書契之所自出。文學之所由宗者也。豈特一時治百官察萬民而已哉？然萬世之下，所以治百官察萬民者，皆求賴焉。夫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聖人作為書契，以垂萬世之用，為此而已。後世乃至用之以駕虛誕之說，紀浮夸之辭，載怪僻之事，寫滛蕩之情，豈聖人始制文字之意哉？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

地域廣

東為西黃輪南北

之數辨其山

積石曰山

林竹木曰林

川澤

水鍾曰澤

丘陵

大阜曰陵

墳水涯曰墳

下濕之名物

鄭玄曰土地之圖若今郡國輿地圖

臣按此即後世地志圖經之所始也周禮大司

徒之職首以建邦之土地之圖為任可見地官

為職所以佐王安擾邦國者雖無所不統而其

最當切而先者萬民之數九州之域五土之名

物也後世圖經地志蓋原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編類天

下郡縣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為大明志永樂十

六年又遣官分行天下採撫事實然未成書

英宗皇帝乃命儒臣因其舊脩成一書命曰

大明一統志然所輯者皆沿前代之舊載古今

事跡紀形勝備風俗考沿革廣見聞前古所未

有也揆之於大司徒所掌之圖則倍之矣然所

謂建邦之土地人民之數則未備焉臣請於地

圖之外依周禮別為一籍凡天下兩畿十三藩

及府州縣皆各為一圖縣合於州州合於郡郡

合於藩總為天下圖掌於戶部凡其疆域道理

山川物產里數戶口錢穀應所有者皆具其中
一有取舍歛散按圖而考其實粲然如指諸掌
也此成周盛時大司徒佐王安擾邦國之首務
小史掌邦國之志實繫世辨昭穆

鄭玄曰志謂記也春秋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
之屬是也繫世則帝繫世本之屬是也

王昭禹曰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
世之所出謂之繫實繫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
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書小史則定而辨之

臣按古者封建之制行分土列爵各有分地各

有分民而在其邦國者亦各有其國之私書所
謂志者是也志雖作於侯國而籍則掌於王官
其事之大者在實繫世辨昭穆焉後世封建之
制廢仕者無世官無分地然魏晉以來官有簿
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
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
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
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詳實藏於秘閣
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
及則稽之以私書所以人尚譜牒之學家藏譜

系之書自五代以來其書散佚不傳非獨無官
秘閣左戶之藏而士大夫能通譜牒之學者蓋
亦鮮矣

今制惟勳臣武胄有世官者襲替之際具其宗
圖藏在所司而文臣之初應舉入官者亦一具
家狀既仕之後不復究矣此亦一缺典也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也掌三皇五帝之書掌
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鄭玄曰外令王今下畿外也四方之志若晉之乘
楚之檇杻魯之春秋三皇五帝之書所謂三墳五

典也

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向三
皇五帝之書則上以考古昔之所行

臣按孔安國曰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
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言常道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
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者皆聚此書也今外
史所掌者四方之志其九阜之類也三皇五帝
之書卽所謂三墳五典也達其名于四方使天
下之人皆知有此書也今世天下郡縣皆有圖

經地志藏其副於學校而總收於禮部藏于
內閣

朝廷又頒五經四書於天下學校使校官掌之
亦周官外史之遺意也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
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
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昭禹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之
圖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則其所掌者特圖而
已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其所掌

典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邦國諸侯之國也都鄙
邦國之采邑也自邦國都鄙至於夷蠻閩貉戎狄
雖有內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
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至其
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數則
列而計之也要則總而計之也利則凡可以利人
者也害則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害則將以
興其利而除其害也

臣按先儒謂掌天下之地圖而隸於司馬謹之
也戰國策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圖籍爭天

下漢大將軍王鳳亦云太史公書有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人圖志雖司徒營之卽藏之司馬秘不得見所以弭姦而防患也蕭何入秦獨收圖籍自漢掌之司空浸以泄露當時如淮南諸王皆按輿地圖謀變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觀此說則知古人重圖籍有如此者唐人設兵部屬有四一曰職方部我

朝因之職方所掌者兵戎邊防之政而沿邊圖本實在焉但不若周人悉掌天下之地云爾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左史倚相趨過王

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孔安國曰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程頤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

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
不夫也。或者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
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
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
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
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
臣按三墳五典之說，始見于此。孔安國謂此即
上世帝王遺書，則是書之來也久矣。周禮外史
掌三皇五帝之書，此書之掌於朝廷官職者也。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此書之

傳於學士大夫者也。今三皇五帝之書存於世
者，惟堯舜二典，其他如九頭萬龍攝提等十紀
其說荒誕不經，其後宋毛漸所得之三墳，則又
偽妄顯然，斷非古昔聖神之舊典也。孔子刪書
始於堯舜，所以為萬世法者，皆日用常行之理
萬世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無出此者矣。
史記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遺迹三代
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古者詩三千
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
述殷周之盛，至一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二人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雉不出書吾已矣夫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

孔安國曰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朱熹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贊周易皆傳先王之舊

臣按萬世儒道宗於孔子天下書籍本於六經六經者萬世經典之祖也為學而不本於六經非正學立言而不祖於六經非雅言施治而不本於六經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繼天而建極闡道以為治莫不崇尚孔子焉所謂崇尚之者非謂加其封號優其祀典復其子孫也明六經之文使其義之不舛正六經之義使其道之

不悖行六經之道使其言之不虛夫然斯謂崇尚孔子也已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臣按秦無道之罪十數如壞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之事也繼其後者苟一旦興改革起廢之心其弊端可撤而去其隆緒可尋而理也若夫詩書百家語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所以闡明已往而垂示將來者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成

累千百人之見積千萬年之久而後備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時之意付之烈焰使之散為飛煙蕩為寒灰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嗚呼秦之罪上通于天矣始皇李斯所以為萬世之罪人歟

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橫貢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雜也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

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諸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大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與集略。謂諸書同。田之總要。有六藝略。六藝六。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臣按此。前漢藏書之始。夫自唐虞三代之書。至于孔子而備。歷春秋戰國之世。至于嬴秦而

缺。漢高祖時戰爭未息。文景時謙讓未遑。武帝者出始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于成帝。又遣求書之使。命校書之官。哀帝又命官以輯其略焉。夫獻書之路不開。則民間有書無由上達。藏書之策不建。則官府有書易至散失。欲藏書而無寫之者。則其傳不多。既寫書而無校之者。則其文易訛。既校之矣。苟不各以類聚而目分之。則其以檢閱考究者無統矣。後世人主有志於道藝。而留心於載籍者。尚當以漢世諸帝為法。

成帝河平三年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

臣按漢以來遣使求書始此夫自秦人焚書之後書籍散亡多矣漢興始收之開獻書路置寫書官興藏書府稍稍復集至成帝世又頗散失乃遣謁者求遺書於天下嗚呼書之在天下乃自古聖帝明王精神心術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類義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其述作日多卷帙浩繁難於聚而易於散矣苟非在位者收藏之謹而購

訪之勤安能免於喪失哉不幸而有所喪失明君良佐咸以斯文興喪為念設法招求遣使蒐采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之使其長留天地間永為世鑒以毋貽後時之悔豈不踴歟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明帝幸三雍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監決如石渠

故事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臣按此漢書籍之始末書籍自經秦火之後固已無復先王盛時之舊漢興多方求之至哀帝時劉歆總群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百卷有禁中外臺之別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殊

古書漸漸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亂焚燒無遺蓋秦火之燒有意而燒其禍由於君也漢火之燒無意而燒其禍由於民也嗚呼書籍之在世猶天之有日月也天無日月天之道廢矣世無書籍人之事泯矣何辜於天而往往遭焚燒之禍哉迨夫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古書次第復出藏之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非一所也不幸又有董卓之亂焚蕩泯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晉惠之世靡有孑遺

東晉鳩聚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而已。宋之書目。凡萬五千七百四卷。齊之書目。凡萬八千一十卷。梁之多。至二萬三千一百六卷。隋之多。至三萬七千餘卷。

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臣按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謂經籍自周衰。孔子刪述之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國。墳籍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並從焚燼。二厄也。獻帝移

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隋代。今秘藏見書。亦足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文帝納之。使人搜討。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臣竊以為自隋之後。唐有祿山黃巢之亂。極而至于五代之季。宋有女真蒙古之禍。極而至于至正之末。其為厄也。又不止五矣。大凡天下萬事。萬物禍亂。

之時雖或蕩廢然一旦治平皆可稍稍復舊惟所謂書籍者出於一人之心各為一家之言言人人殊其理雖同而其所以為言者則未必同其間闡義理著世變紀事蹟莫不各極其至皆有所取一有失焉則不可復雖復之亦非其真與全矣是以古先聖王莫不致謹於斯以為今之所以知昔後之所以知今者之具珍藏而愛護之惟恐其損失也講究而校正之惟恐其訛舛也既有者恒恐其或失未有者惟恐其弗得雖以偏安尚武衰亂之世莫不知所愛重矧重

熙累治之世好文願治之君哉

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揉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于內庫玄宗命馬懷素為脩圖書使與褚無量整比尋置脩書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麻紙五千番

季給墨三百三十六斤。歲給兔千五百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

歐陽脩曰。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註箋解義疏之流轉

相譏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脩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嗚呼。六經

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
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宏博各
盡其術而怪竒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
好竒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
豈其文華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
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

臣按此有唐一代藏書之本末臣嘗謂天下之
物雖空青水碧物外之竒寶既失之皆可復得
也惟經籍在天地間為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
示來今不可一旦無焉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

如在冥塗中行矣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
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收儲所賴
石渠延閣之中儲積之多收藏之密為鑰之固
藏貯者有掌固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
者有脩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
於泥爛散落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
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多歷年所在內
者未聞有所稽考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
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其所關係非止一代一
時之事而已也伏望

聖明為千萬年之遠圖。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斯文之幸。

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胡寅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頌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頌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

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葉夢得曰。唐以前書籍皆寫本。人以藏書為貴。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讀誦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多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

臣按後世雕印書籍始于此。夫自有板本以來。

學者易於得書。不必假借購求。鈔寫傳錄。而得以誦習考閱。誠莫大之利也。然書肆刻本。往往承訛襲舛。有誤學者。乞命翰林儒臣。將九經十九史及諸儒先所著述。有補於正道名教者。嚴加校正。字畫行款。必須正當歸一。命工鋟梓。藏於國子監。付典籍掌之。遇天下板本。有缺文疑義。咸來取正。是亦一道德以同文之一端也。然臣於此。又有一見。今世學校。所讀誦人家所收積者。皆宋以後之五經。唐以前之註疏。講學者不復習。好書者不復藏。尚幸十三經註疏板

本尚存於福州府學。好學之士。猶得以考見。秦漢以來諸儒之說。臣願特敕福建提學憲臣。時加整葺。使無損失。亦存古之一事也。餘如儀禮經傳通解等書。刻板在南監者。亦宜時為備補。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

臣按周世宗當五代擾攘之際。尚留心文事。如此况當承平之世。而經籍圖書。乃其祖宗所貽留者。手澤沾溉。所存恐使之散軼不全乎。館閣

職清務簡不預他務宜委之校讎刊正俾於每
卷之末署其名銜有不究心者坐以曠官之罪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
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建崇文
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
書庫名曰秘閣貞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龍
圖閣及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
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煨燼其僅者存遷
于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
校勘掌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

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做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
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為秘書
省徽宗更崇文總目為秘書總目詔購求士民藏書
其有所秘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
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為名設官總理募
工繕寫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葺至是為盛矣始太祖
太宗貞宗三朝次仁英兩朝至神哲徽欽四朝最其
當時之目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
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
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

訪遺闕爰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字時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

史臣白易曰觀乎夫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多而世道日降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興其故何哉蓋世道升降人心習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為也然去古既遠苟無斯文以範防之則愈趨而愈下矣故由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

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化之汙隆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擬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為先務學士搢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為文盛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為言未必知道者知論也自南渡之後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為務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參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鉅裂大道

疏贅聖模凶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不免然而暇
瑜相形雅鄭各趣譬之萬派歸海四瀆可分繁星
麗天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

臣按此有宋一代藏書之始末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詔曰國家宣明憲度恢張政治
敦崇儒術啓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簡
當務詢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此宜令三館以開元四
部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詔中外購募有以
亡書來上及三百卷者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
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借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
聚書僅統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
使人屢下詔命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
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
士庶並許上館閣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
官

臣按宋朝以文為治而於書籍一事尤切用心
歷世相承率加崇尚屢下詔書搜訪遺書或給
以賞或賜以官凡可以得書者無不留意然猶
慮其或有非常之變每卷皆有副本分貯各所

是以真宗之時崇文秘閣之火而猶存大清樓之儲徽宗設官提舉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大清樓一置秘閣其寓意深矣我

朝不專設館閣官凡前代所謂省監皆歸於翰林院翰林院專設官以司經籍圖書名曰典籍凡國家所有古今載籍皆在所掌又於國子監設典籍一員司凡大學所有經籍及板本之屬臣考唐人謂人之博學者曰行秘書而宋人之評詩者亦曰胸中無國子監不可讀杜詩而書史之有訛舛者必校正之以監本則此二者乃

自古藏貯經籍之所我

朝館閣之職凡前代所謂集賢院崇文院秘書省秘閣皆不復置官惟於翰林太學置此官二員今翰林院秘藏皆在文淵閣其典籍固有所職掌惟兩京太學典籍幾於虛設臣聞永樂中太宗皇帝肇建北京較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夫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其人家所有者蓋亦無多其間多有人家所無者今幸其猶

存於此萬一有所踈失則永絕矣可不惜哉今
幸 國家無事政

天子崇儒右文之時忍使古昔聖賢垂世立教之
言載道為治之具傳之數千百年者一旦不幸
或有意外之變乃至於今而泯盡豈不貽千古
之永歎哉臣請 敕內閣儒臣將南北兩京文
淵閣所藏書籍凡有副本於南京內閣及兩監
各分貯一本其無者將本書發下兩監

敕祭酒司業行取監生鈔錄給與人匠紙筆責
令各堂教官校對不恨年月陸續付本監典籍

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又有異所求
無踈失之虞矣

神宗元豐三年改官制以崇文院為秘書省刊寫分
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
之編集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
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待制以上官畢赴

臣按宋有館閣之職以司經籍圖書秘書郎職
掌收貯葺理校書郎正字職在編輯校定

今制不設館閣併其職於翰林院夫無專官則
無專任臣請於典籍之外其脩撰編脩檢討皆

以編輯校定之任專委其人而責其成功每歲三伏會官曝書如宋制因閱其數如此則葺理有官而編簡不至於脫誤考校有人而文義不至於訛舛考閱有時而載籍不至於散亡矣
徽宗大觀四年秘書監何志同奏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秘藏叙次為籍名之曰崇文總目其書之總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今一館所藏善否相揉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闕逸之數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採視慶曆舊錄及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許借傳從之

臣按何志同言及今有所搜採視慶曆舊錄及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許借傳蓋欲將館閣中書目錄出示中外凡目中所無有者借傳以廣其藏也此事關係甚大非惟一時事蓋萬世之事也

以上圖籍之備臣按人君為治之道非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蓋以前人所以勲遺乎後者凡歷幾千百年而後至於我而我今日不有以脩輯而整比之使其至

我今日而廢隆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由，豈不歸其咎於我之今日哉？是以聖帝明王所以繼天而子民者，任萬世世道之責於已，莫不以是為先務焉。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而首先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

寶位也。嗚呼！

大聖人所見所為，自與其他帝王不同，其所以為

聖子神孫之詒謀者至矣。

踐其作而承其統者，可不思所以體其心而繼述其事者乎？